

「清」潘仕成輯

海山仙館叢書

—拾柒—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清〕潘仕成輯

海山仙館叢書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子五人收最知名出繼族父孺收初生卽與孺爲後養于孺宅至于長成不識木生是道衡爲煬帝所殺收竟不及識之安得尙有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之語此最可疑者

客齋續筆云十干戊字只與茂同音俗輩呼爲務非也吳中術者又稱爲武偶閱舊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丙戊字請改爲武乃知有所自也朱溫父名誠以戊字類誠字故諂之耳予按溫曾祖名茂琳戊正其諱耳今紹興府城隍廟有梁開平二年所刻廟記

稱城隍曰牆隍歲次曰武辰城戍皆以朱氏正諱而易容齋謂戊類成字故司天詔之非也

王觀國學林云自古未有以年號鑄錢者惟唐乾封元

年鑄乾封重寶

原註重字當爲泉字

以一當十予按宋孝武孝建

元年鑄四銖文曰孝建四銖廢帝景和元年鑄二銖文曰景和後魏孝莊永安二年鑄五銖文曰永安五銖是皆以年號鑄于錢者非始于唐之乾封也

學林云皇祐中京師試止戈爲武賦張弼首選頗以此賦地名第七韻曰亦猶日並月以爲明紀天之象王居

門而曰閏重歲之餘今按字書明從罔不從日賦誤用之害理之甚以上皆學林語予按說文明字有二其一從罔其一從日是從罔從日皆可其字顯顯初非隱奧而學林乃謂從日者爲害理殆不可曉豈讀說文不熟耶殊可一笑

學林云矢以木爲之亦以竹爲北方以木南方以竹各因其土俗所生之物而爲之也所謂箭者竹箭也竹箭其材可以爲矢周禮揚州其利金錫竹箭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自古惟弓矢未嘗謂矢爲箭後世

乃或謂之弓箭夫呼矢爲箭則不當其義若唐薛仁貴
三箭定天山之類是也予按揚雄方言白闕而東謂之
矢關西曰箭郭璞注云箭者竹名因以爲號說文曰箭
矢也列子曰烏號之弓綦衛之箭韓非子曰智伯將伐
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甲兵有餘
奈無箭何司馬相如云左烏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
則秦漢以前箭矢已通稱魏晉以下見于傳記不可具
紀而謂呼矢曰箭爲非斯言失之矣
陳正敏遜齋閒覽云傳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乃今所

謂浮環者明州昌國縣在海島往來船有二環舟人云
壺也予按今浮環以杉木爲之而塗以漆腰之可以渡
水但鷗冠子謂一壺千金非指此也壺蓋瓠屬莊子曰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海司馬
彪曰縛于身浮于江海可以自渡所謂腰舟鷗冠子所
指正此耳故劉子隨時篇徑作中流失船一瓠千金
吳曾能改齋漫錄載王安國夢遊靈芝宮予按此事本
曾子固所記後來魏泰東軒雜錄全用子固之文但于
末後添太常丞曾阜夢平甫一節爾又冷齋夜話亦記

之而略于二書子固文見于南豐雜識中蓋吳曾未嘗
見此書也雲齋廣錄乃政和中李獻民所作其載平甫
此事乃合曾魏二書併爲一段是吳曾非但不見南豐
雜識于東軒雜錄亦未嘗見也
能改齋漫錄葬者墓路稱神道自漢已然引襄陽耆舊
傳光武立蘇嶺祠刻二石鹿夾神道楊震碑首題太尉
楊公神道碑銘爲證予按漢書高惠文功臣表云戚園
侯季信成坐爲太常丞縱丞相侵神道爲隸臣又霍光
傳光薨光夫人侈大其塋制起三出坎築神道此二事

皆在前當以爲據蓋不始于後漢但表所謂神道疑宗廟之路也

茗溪漁隱叢話曰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斬新開闢予觀謝宣城集有聯句七篇陶靖節有聯句一篇杜工部集有聯句一篇則諸公已先爲之至退之亦是沿襲其舊自退之斬新開闢則非也今考之漁隱所言亦未爲得聯句實起于漢柏梁臺非始于靖節諸人也又何遜李白顏真卿皆有是作亦不特謝宣城杜工部而止耳

苔溪漁隱叢話云沈存中筆談云真宗時向文簡敏中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爲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卽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日早候對亦未知宜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卻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侯丞相謝歸乃往見丞相門闕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

何以至此公復唯唯卒無一言旣退復使人至庖廚中
問今日有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
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如何乃具以
所見對上笑曰大耐官職故呂居仁寄向縣丞詩云耐
官丞相風流在坐守簞瓢不訴窮張仲宗作向伯恭雍
熙堂詩亦云家世從來耐官職百年猶見典刑存然本
朝名臣傳乃云李文靖沆其初相也真宗密使人覘之
曰朕首命沆爲相汝私往觀其忻戚中人還言其門無
車馬蕭然如常上歎曰李沆大耐官職豈非名臣傳所

記之誤耶予按續通鑑長編天禧元年八月壬申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向敏中加右僕射門下侍郎注云沈括筆談載向敏中拜右僕射云云按此時宗諤已死五年矣自上卽位至今左右僕射凡有六人爲之敏中乃第七人也今不取詳此則存中之誤若溪復不能詳考反以誤爲是予又按真宗以至道三年卽位明年改元爲咸平十月呂端免以張齊賢李沆爲同中書門下事然齊賢太宗時已嘗相獨沆自參知政事除蓋真宗卽位以來除相者實首于沆則名臣傳可考信不

誣矣

原註長編註稱宗謬者卽昌武之名也

程氏考古編云奏劄言取進止猶言此劄或留或卻合稟承可否也唐中葉遂以處分爲進止德宗貞元末昭義李長榮薨遣中使察軍情立帥言面奉進止令此軍取大將拔與節鉞者是也按此旣得命令徇軍情所向則有定旨無復可否矣其言進止非也敬宗時諫官劉栖楚叩額龍墀諫上晏朝作樂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候進止栖楚出金吾仗待罪已而宣慰令歸當栖楚待罪時處分未出其曰進止是也而不曉文義者習而

不察槩謂有旨爲進止如堂底所載凡宣旨皆云有進止者相承之誤也予按隋高祖開皇八年伐陳詔將士糧仗水陸資須期會進止一准別勅又煬帝大業十一年詔往年出軍將居遼濱廟算勝畧具有進止又裴蘊傳云大小之獄皆詔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所謂進止者候蘊之可否也當是時不特用于奏御雖臣下亦通用之唐高宗永淳元年郭待舉岑長倩郭正一魏元同與中書門下同受進止平章事此正以進止爲處分唐初已然非始于中葉也

程氏攷古編國史王貽孫傳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
男子跪而婦人不跪普訪禮官無有知者貽孫曰古詩
云長跪問故夫卽婦人亦跪也唐天后朝婦人始拜而
不跪普問所出對云太和中幽州從事張建章著渤海
國記備言其事普大重之予按後周天元大象二年
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如男子
據此詔特令于廟朝跪其他拜不跪矣張建章所著武
后時婦拜始不跪者豈至此始并與廟朝跪禮去之而
建章紀之不詳耶周昌諫帝呂后見昌爲跪謝曰微君

太子幾廢又戰國策蘇秦過洛其嫂跪行匍匐四拜自
跪而謝隋志皇帝冊后后先拜後起皇帝後拜先起則
唐以前婦拜皆跪伏也以上皆程氏云予按男女之拜
其初本一其後遂別禮曰男拜則尙左女拜則尙右是
男女之拜皆一也漢劉熙釋名云拜于丈夫爲趺趺然
屈折下就地也于婦人爲扶自相扶持而上下也是則
當熙時男女已異拜矣世說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誅
離昏徙邊後遇赦得還充已取郭配女武帝特聽置左
右夫人李氏別住不肯還充舍郭氏欲就省于是盛威

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腳自屈因跪
再拜則晉已異于漢孫甫唐書云武后欲尊婦人始易
今拜蓋婦人拜昔嘗不屈膝矣武后時特復其制耳非
創始于武后也

方勺泊宅編云東坡就逮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力陳
其可貸之狀劉莘老蘇子容同輔政子容曰昨得張安
道書不稱名但著押字莘老曰某亦得書尙未啟封令
取視之亦押字也其事人罕知故記之予按東觀餘論
云唐文皇令羣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不得草遂以草